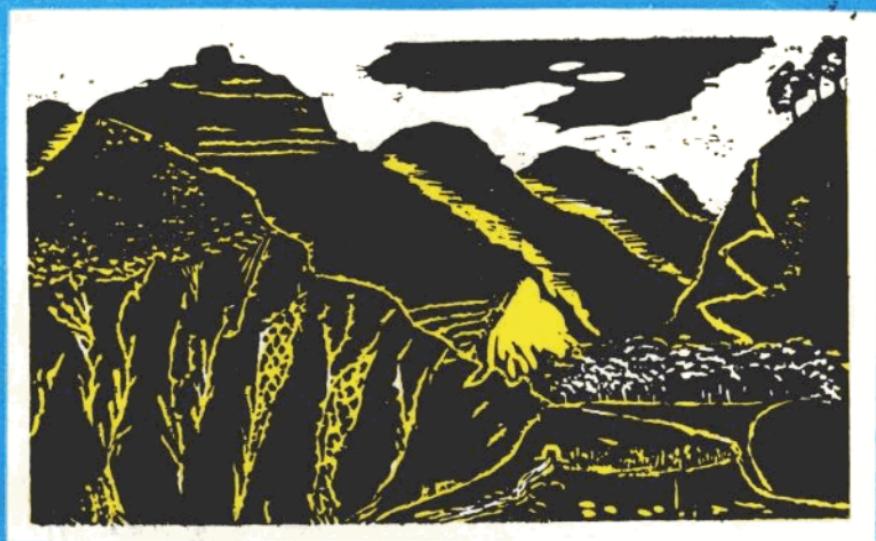


金秋文丛



胡广深著

陕西摄影出版社

踪迹

胡广深 著

陕西摄影出版社

(陕)新登字 16 号

踪迹

胡广深 著

陕西摄影出版社出版

(西安朱雀大街 92 号)

陕西新华书店经销 榆林地区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3.75 印张 310 千字

1993 年 7 月第 1 版 199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ISBN7—80591—029—4/I·8

定价：8.80 元

目 录

- 信念与追求(序) (1)
为了这块土地 (5)

小 说

- 开学前 (10)
风 (18)
新来的县委书记 (25)
出工 (30)
她又笑了 (36)
带血的烟斗 (45)
山魂 (59)
赖后生——好后生 (71)

散 文

- 亲切的教导永久的纪念 (74)
终生难忘的会见 (80)
人民爱戴敌胆寒 (84)
延大见彭总 (87)
“彭总”来了 (90)
千秋不朽彭老总 (92)
彭总精神永留人间 (95)

刘志丹在黑圪塔山上	(97)
亲切的关怀	(104)
李鼎铭先生二三事	(109)
霍老与战士家属	(112)
雷加陕北行	(115)
年老不熄心头火	(126)
他爱这片土地	(130)
血泪文字铸友情	(132)
他对陕北爱得太深了	(141)
痛悼路遥	(144)
初识王安忆	(148)
乡音闻得都是情	(150)
榆林是个好地方	(154)
战地新曲	(157)
天桥抒怀	(166)
“细胞”活跃了	(168)
会计与办公桌	(170)
窑歌	(173)
一碗饺子面	(176)
酒枣	(179)
路	(182)
两千个日日夜夜	(184)
新命运的引路人	(186)
杨家岭——我心中的丰碑	(198)
魂牵梦绕杨家岭	(201)
小米饭甜又香	(208)

· 历历往事.....	(219)
难忘父母离世时.....	(225)
喜上天安门.....	(234)
南国纪行.....	(237)
他有一颗善良的心.....	(250)

报告文学

红心巧手织锦绣.....	(256)
向旧势力斗争的勇士.....	(260)
访问孟家坪.....	(266)
甜美的乐曲.....	(278)
宝红——争气.....	(282)
稻香鱼河话今昔.....	(291)
铁厂长傅英明.....	(297)
黄土高原的希望.....	(312)
乐找艰难苦登攀.....	(318)
吴三一郎.....	(321)
总理来到矿工家.....	(332)
清华园里喜聚会.....	(335)
丹心一片育桃李.....	(338)
三访卢县长.....	(342)
中日友谊的绿色使者.....	(347)
希望之光.....	(352)
黄河畔上新愚公.....	(359)
敢闯大世界的人.....	(367)
傅京华和他的现代人书屋.....	(371)
他跋涉在历史的转弯路上.....	(375)

煤炭运销战线的一面旗帜 (382)

文艺短评

- 新旧观念的激烈冲突 (394)
情系高原 笔走春秋 (396)
黑色宝库的全景图 (397)
珍贵的文献 可喜的成果 (399)
别有韵味在其中 (401)
困难是成功的磨刀石 (403)
送喜千家万户中 (405)
塞上文学的新声 (407)
喜听时代脚步声 (409)
一个宣传干部的足迹 (413)
来自神府大地的艺术号角 (415)
《塞上民间故事集粹》序 (418)
后记 (420)

信 念 与 追 求(序)

——读胡广深的作品所想到的

贺抒玉

50年代中期,《延河》文学月刊创刊不久,我就认识了广深。那时他正在延安大学读书,他的第一篇小说《开学前》就是在我的催促下写作发表的。

对于从陕北这块黄土地上走出来的文学青年,尤其是延安地区出现的青年作者,我们历来十分关注。延安曾经是革命文艺的摇篮。我国许多著名的作家、诗人、艺术家都十分珍惜延河水的哺育之情。建国后,他们大都离开了延安,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播种耕耘。一时间,延安显得寂寞了许多。然而,我的确盼望而且相信这块土地上一定会生长出新的出众的人才。事实上也正是这样。黄土地上培育出的作家、诗人、艺术家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

广深这位出生于子洲县一个贫寒农家的子弟,自从中师读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之后,被书中保尔的形象和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毅力深深地震动了!他没有想到文学有如此大的感召力,从此便深深地爱上了文学,并开始了写作。

人们完全有理由期望这位纯朴正直的文学新人会一帆风顺地成长起来。但是,社会现象是复杂的,极“左”思潮使他蒙受了大难。文学创作没有带给他喜悦和成功,反而使他历尽了中国许多作家

所经受的苦难。原因仅仅是一篇描写富农对人民公社化抵触情绪的小说中有对领袖人物不恭敬的词句。那时，的确有这么一批同志，看到对领袖人物不敬的语言犹如触电般痛心。这篇未发表的初稿，使这位生长在老区热爱共产党的青年蒙受了许多冤屈。

当时，象这样的情况也不是绝无仅有。在我的同事中，也有过类似的情形。满腔热情的年轻作家，对生活中许多应当批评的现象不满，便用那支稚嫩的笔直抒胸臆，原原本本地描绘了那种生活现状，本意当然是希望引起疗救的注意，而客观效果上则落入暴露阴暗面的时论。因此遭受批判的作者绝不仅仅是广深一个，但没有一个人像广深这么凄惨，撤销了校内的一切职务，团籍也丢了，本来学校领导已通知他留校，结果只好把他打发回榆林。可以想见他年轻的心中，聪明才智、理想和创造力受到多么大的创伤！

说起来我们心中也十分内疚，这种现象的出现与编辑部处理稿件中不适当的做法有关。自从得知广深同志受到那样大的冤屈之后，编辑部才改变了那种经组织转稿的做法，而且日后多次邀请广深参加编辑部的读书班和创作座谈会，重新发表他的新作以补过失，并求得广深的谅解。岂不知，广深竟有那么宽广的胸怀，他的豁达大度使我们深为感动。他不仅不埋怨编辑部的同志，而且和我们都结下了深深的友谊。他和我们都认识到过去那种“左”的幼稚病，曾经怎样伤害了一颗颗正直、纯洁的心灵。在最需要人的独创性的创作领域里，“左”的危害唤醒了我们的良知。

让我感到欣慰的是，广深那颗真诚的心犹如金子般闪亮，在烈火的炙烤中，在坎坷的道路上，他始终如一地忠诚于自己的信念；始终如一地热爱人民和社会主义祖国；对文学的追求也初衷不改。在他受到不公正对待的长时间里，他仍坚持不懈地在悄悄的耕耘。党风不正引起他的切肤之痛，他化名写了一篇小说《新来的县委书记》

记》，以正面的形象来激励党员们维护党的威望。这篇小说寄到了陕西日报，报社极为重视，曾几次向榆林查找作者。但因作者未敢写真名和具体地址，在调查无结果的情况下，报社只好另起化名发表了这篇小说。直到若干年后，党的三中全会的春风吹遍了祖国大地，大家才知道那篇颇有影响的小说，原来出自广深之手。

80年代，改革开放的思想深入人心，实事求是的干部路线逐渐恢复，广深那种勤勤恳恳埋头苦干的老黄牛精神，象一道亮光似的引起人们普遍的注意，领导上才确认他是一位优秀的党员干部，任命他担负了榆林报的总编，近年又加给他一付重担，兼任榆林地委宣传部副部长。

令我惊喜的是，在那样繁重的工作之余，在短短的几年里，他竟完成了三十多万字的报告文学、散文、小说、文艺随笔等作品。广深是一位对工作一丝不苟的同志，除了本职工作之外，他还关心榆林的经济建设如何才能腾飞，对此他有一整套的设想。他的作品几乎全部是利用业余时间完成的。可见其毅力有多么顽强！

广深的作品有自己独特的观察和思考。他的文章亲切、质朴、不求华丽的外表，显示出一种厚重的品格。作品里那种浓郁的泥土气息和对黄土地真挚的爱，无不流露在字里行间。他的散文《喜上天安门》、《历历往事》、《亲切的教导，永久的怀念》以及作家雷加、路遥、汪波清等同志的散文，也都情真意切，十分感人。短篇小说《带血的烟斗》在《延河》发表之后，引起普遍的好评。短篇《山魂》中，人物写得活灵活现，从中可以感到作者对劳动人民的一片爱心。

他还写过若干篇写榆林人民治沙造林的英雄事迹的报告文学（已收入《绿色沧桑》一书）。那种感人的精神和作者内在的气质是一脉相通的。

文如其人，一点不错。我很欣赏歌德在日记中的一句话：“在艺术和诗里，人格就是一切。”的确，每个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都会不同程度地表现自己的人格力量。

我们在祝贺他的《人踪笔迹》出版之际，有理由期望广深写出艺术上更有力度的作品。

1992年11月25日 雍村

为了这块土地

沙人 北岭

小 引

默默的白杨树，默默地站立成陕北丘陵和毛乌素沙漠的分界线。界线以南，万岭千山，正仿佛一笼包谷面窝头，令人只想到生存的单调与窘困；向北望去，则是浩瀚漠海，苍凉悲放的气象，总漫着人全部的情感。

这是陕西最北部的一块国土，在榆林地区境内，而它版图的基本色调，却是最能显示出贫瘠特性的苍黄，因此，榆林与穷困，总是一对同义词。

近几年，随着神府煤田和三边天然气田的被发现，富裕的希望正从榆林人心底升起。然而，从现实到未来，还该有多少距离！

这距离，要越过它，除了要排除自然的屏障外，更重要也更困难的，则是剔除贫穷所造成的人们精神上的愚顽，淘洗过于厚重的传统文化积淀在人们心底的沉渣。这需要做多少艰苦细致的工作呢？需要多少代人的努力呢？榆林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榆林报社总编胡广深，便是在这一漫长而崎岖的征途上登攀不止的人。

文学与坐标

文学，虽是大多数青年理想天空中一颗璀璨的明星，但这颗星终究不可能成为大多数人事业的坐标。

胡广深却是幸运的。1958年，刚刚跨进延安大学校门，他的首篇习作便被《延河》采用了。他根本没料到，那篇题为《升学前》的日记体小说，竟会令学校那么看重自己，竟会激励得同学们更加奋发上进。他也曾读过不少文学作品，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曾深深打动过他，然而直到此时，他才真正认识到了文学作品的力量，决心运用手中的笔，为养育了自己的土地和人民服务。

正当他思谋要写出更好的作品时，大跃进的歌声响彻了1958年的天空，“共产风”在陕北的山沟里愈吹愈烈。但大话和“卫星”使陕北越来越穷，面对现实，胡广深终于憋不住了，趁《延河》组稿之机，他递上了潜心构制的一篇小说。在小说中，他形象地反映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共产风”的危害，表达了他自己对党的事业负责和实事求是的思想。然而，他毕竟年轻，他只相信自己的作品会给陕北人民带来福音，却料不到政治风云多端变幻。当党中央开过庐山会议，批判了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后，他的稿件也被退回回到学校，他本人也随即成了全校乃至整个延安地区的重点批判对象。于是，他的团籍被开除了，职务被撤销，好在因他出身好，一直表现好，学校保留了他的学籍，毕业后将他分配到了某县城的一所学校。

呵！他事业坐标的定位，是因了文学；可他背上沉重的十字架，不也是因了文学吗？

在极度苦闷和彷徨之机，他一次次步出校门，走到当年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会场，走到讲话台前，寻求真理和答案。是毛主席关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教导给了他信心和力量，对照《讲话》，他坚信自己没有错。他说：“我不后悔！既然路子已经选定，我就决心走下去！”

确实，20年间，尽管沉重的政治包袱一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但他从未搁笔。他的小说《新来的县委书记》，就是在文化革命期间蹲牛棚时偷偷创作的。那时，他一心希冀领导干部都能够像他笔下的主人公那样，为改变陕北贫穷的面貌努力工作。有趣的是，小说写好后却没敢署名，编辑部按照邮戳上“榆林”这一线索几番查找作者，他也没敢出面承认，因为一个被“专政”的人是没有资格发表作品的。终于，小说在《陕西日报》副刊上发表了，但署名却是任逸铭，是编辑加的。这任逸铭，究竟是“人一名”呢，还是“人遗名”呢？

为了这块土地，初衷不改呵！

契机与抉择

1974年，胡广深被调到地区艺术馆担任文学干部。这是一个契机。这一契机，为他的事业开辟了一条新路。

一到艺术馆，他就被广大业余作者的创作热情感动了。他想，作为党的文学工作者，不就是要和业余作者一道，为使人民群众焕发出更大的干劲，尽快改变这块土地上糠菜半年粮的现状作出自己的贡献吗？

可倾心于组织和辅导工作，个人创作怎么办？正当他为这个尖锐的矛盾深深苦恼时，生活的困顿终于令他作出了抉择。

那一回，当他终因无钱为儿子买新鞋，甚至无钱去钉旧鞋，不得不搬出托熟人打制的拐砧、板锥等修鞋工具时，他深深地反思了。他想，没有全体陕北人民的富裕，怎会有自己的幸福生活呢？而陕北的富裕，不是要靠广大劳动者去创造吗？一个人的力量毕竟有限，只考虑个人得失总是渺小的，他毅然下了决心：为了这块土地情愿牺牲自己！

牺牲自己，说起来容易，要真正做到，却是痛苦的。但胡广深说到了，也做到了，在艺术馆工作10年，他始终积极倡导出人材，出

成果。他主持召开了各种类型的创作座谈会、改稿会，为基层编印演唱材料。他亲自带领业余作者，走村串户，搜集革命历史故事。当《银州游击队》成书后，和他一起搞采访的业余作者郑汝俊激动地说：“是老胡手把手带我出师的。”

1981年，陕西省广播电台以《业余作者的良师益友》为题，播发了胡广深的事迹。一霎时，全国各地许多业余作者来信来访，使胡广深受到了更大的鼓舞，从此，他工作积极性更高了，信念更坚定了。

求实与奋进

文艺自有其特殊规律，但胡广深却认准了一条：歌人民所歌，写人民所写，“我们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功利主义者”。他始终认为，文艺的主旋律，应该是讴歌火红的时代，火热的生活。在改革开放大潮中，在榆林地区大开发、大建设的火热斗争中，他的路子越走越宽。

1983年，胡广深调任地区文联副主席；1991年，他又被任命为榆林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分管文化宣传。尽管职位变了，但为了这块土地他初衷不改，他要扎实办几件实事，进一步促进全区的经济建设。

要搞好工作，人材是关键。认准了这一条，胡广深便积极奔走了。他斡旋于各个单位和部门之间，以期改善业余作者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几年来，在他的努力下，有关部门按政策规定，优先解决了部分优秀作者的户口和工作问题，大大提高了作者的创作积极性。

为使广大作者真正投身到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去，为使榆林地区的经济建设跃上新台阶，胡广深利用业余时间，多次组织文化界

与企业联谊。通过座谈会,文学作品大奖赛等各种活动,使企业提高了知名度,作者写出了好作品。短短几年时间,他除组织作者外,还亲自参与了反映榆林改革和建设的报告文学的写作,先后出版了《绿色沧桑》等报告文学集,推动了全区的文学创作活动。

胡广深常常勉励文学工作者“不仅要深入生活,更要积极地参与生活,创造生活,做生活中的强者,在事业上奋进。”他说:“这个生活,就是我们地区火红的开发和建设;我们的事业,就是改变这块土地,让它富裕。”目前,随着榆林的大开发和大建设,他正在积极筹措,将榆林全面地介绍给区内外、省内外、国内外,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创造条件。

尾 声

而今,胡广深已是 54 岁的人了,岁月的磨难和辛勤的操劳已令他头发花白,但宽阔饱满的前额仍显示着他的睿智和气魄,向下弯曲的嘴角刻出他的雄心和坚强。他是出身贫苦的农家孩子,是这块土地养育他长大,共产党培养他成人。他说:“我要把毕生精力都奉献出去,奉献给生我养我的土地和人民。”

是的,为了这块土地,三十多年来,他呕心沥血却又默默无闻,做了多少工作呵!可如今,他瘦小的身影仍披着风尘,他坚实的双脚仍在奔波,他那 30 平方米的家,仍是专业和业余文学工作者聚会的场所。他认识到,改革开放,必定带来文学事业更大的繁荣,而要更好地促进经济建设,单有文学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又在到处斡旋、鼓吹,为榆林地区社会主义大文化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积极奔波着。

我们期待着,陕西最北部的这块国土期待着,期待着胡广深做出更大的成绩。

(中国文化报 1992 年 8 月 23 日)

开 学 前

——一个大学生的日记

九月十七日 星期四

夜深人静。同窑的同学都睡熟了，睡的那么安然、香甜、幸福。我却一点睡意也没有，眼呆瞪瞪地望着窑顶，脑子里象一把乱麻似的……。我本以为今天是我一生中最有意义、最高兴的一天，但现在却感到失望。

半月前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就焦急地、兴奋地等待着，盼望着这一天。说实话，这怎能不使我兴奋呢？这一天，我将离开故乡，到我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延安，我将见到延河和宝塔山，我将和勤劳、善良、勇敢、纯朴、忠于革命的延安人民一起生活；从今天起，我将在党中央和毛主席住过的地方——杨家岭，度过我最宝贵、最有意义的青春；从今天起，我将过那生气勃勃的沸腾的大学生活。同时，延大又是陕北的第一所高等学校，我又是第一批学生……

太阳西斜时，我下了汽车。扛着行李，满怀兴奋地向杨家岭走去。越近杨家岭，我的心跳得越厉害。杨家岭是怎么个地方呢？延大又怎样呢？我去了怎么行动呢？……许多问题一齐闪出脑子来。我也不愿想，也想不清楚，只愿放快脚步，恨不得插翅飞去。

黄昏时候，我到了杨家岭。但却找不到学校。正焦急时，忽然背后有人叫：“快放下行李，到上边去报名。”我回头一看，一个人正